

抗擊

新冠肺炎

新冠疫情下 表演藝術凍冬已至 (一)

新冠肺炎影響下，劇院關閉，演出取消，復演遙遙無期。香港的大小藝團都同時面臨生存窘境。對於主流的大型藝團來說，是咬緊牙關捱下去；對於小藝團而言，則有可能驟然面對生死危局。表演藝術，凍冬將至？香港話劇團行政總監梁子麒無奈說道：「黑暗期現在其實才剛開始。」

採訪：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張美婷、陳儀雯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今年3月底，香港管弦樂團行政總裁霍品達（Benedikt Fohr）向樂迷發出了公開信，信中提到港樂正努力為疫情減退後隨時恢復音樂會和其他活動以及樂團2020/21新樂季而作準備。亦呼籲持有取消音樂會門票的觀眾將門票捐贈予樂團的「學生票資助基金」，或樂團的「常年經費基金」，以支持港樂，共克「疫」境。

咬緊牙關

據統計，截至4月6日，港樂已有超過18場演出取消或延期，樂團的日韓巡演及兩場內地演出同樣受到了影響。霍品達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說，因疫情而造成的財務損失暫時無法估計，「因為還有不少未知之數，例如為已取消，或已延遲舉行，或未來數月的音樂會/活動而邀請參與樂團演出的特約樂手、指揮家及獨奏家所需作出的補償；有關人員的旅費預付（機票及/或酒店住宿）；及因推廣音樂會所預付的廣告費用等。」當然，已取消的音樂會中，售票音樂會的相關票房收入損失是無可避免的。

但其實，除了經濟損失外，樂團最為擔心的還有因為大部分表演場地關閉而導致的排練暫停。「作為職業管弦樂團，定期排練對維持樂團的表現及高藝術水平是非常重要的，所有樂師及指揮家是需要每天一同練排數小時。此刻未能進行練排，亦未知場館何時才能重開讓排練於安全的條件下進行，對我們來說，這絕對是一大擔憂。」霍品達說，面對如此一疫，不論是樂師、指揮家或獨奏家，甚至廣大觀眾及市民，心情和士氣難免受影響。非常時期，樂師只能留在家中自行練習，樂團則積極做好準備，期待重新登台。

保持創作狀態，以在恢復演出後能整裝上陣，相信是不少藝團的選擇。香港話劇團早前就一直堅持排練，直到演出要無奈取消。其實，在1月底康文署剛宣佈關閉轄下演出場地時，香港話劇團受到的衝擊還沒有那麼大。皆因2月劇團正好沒有重要演出，首波受到影響而被迫取消的是「杜國威劇本選讀暨新書發佈」活動。隨著疫情的延續，原定於3月演出的《順風·送水》及讀戲劇場《大象沉默》陸續取消，而最新的消息是，劇團與西九自由空間合作，原定於5月上演的重頭戲音樂劇《大狀王》將直接延期至2021年1月。

「新劇季也受到影響，」香港話劇團行政總監梁子麒說，「4月頭本來要公佈新劇季的演出並且開始售票，但是城市售票網也關了，現在唯有取消，看之後怎麼辦。」之後疫情會怎麼發展，沒有人能預料，劇團的策略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我們一直都做好準備，實在不行了再取消，取消一個賠一個。」梁子麒無奈道，「但不會覺得自己特別慘，因為現在是大家都很困難。全香港的人，大家要咬緊牙關一起捱過去，希望復甦能快點來。」

「捱過去」，也是城市當代舞蹈團（CCDC）行政總監黃國威的無奈之語。自3月開始，舞團每取消或延期一個演出，就有大概30萬的損失；而舞蹈班取消超過一個月更帶來逾150萬的損失。在政府資助只佔舞團運營成本一半的情況下，舞團完全是靠儲備在硬捱。舞團接下來的重磅演出，是那亮和又一山人合作的《O》，雖然暫時未宣佈演出的取消或延期，但照現在看來，情況並不樂觀。

春來何期？

新冠疫情的肆虐，對劇場這種聚集性活動而言，可謂是當頭重擊。演藝團體所要面對的首先是演出取消而帶來的票房損失、前期投入無法收回，以及對相應的聘用人員所作出的補償等；而在此情況下，藝團仍要承擔租金以及員工薪酬，所帶來的財政壓力可想而知。但更甚者，恐怕疫情受控恢復演出，藝團仍要面對持續的「隱痛」：再次投入、重製演出的經濟壓

劇場關門

演出取消

復演無期

本地藝團進入寒冬



■由西九自由空間委約、香港話劇團及自由空間聯合主辦及製作的音樂劇《大狀王》，將延期至2021年1月上演。



■原定於3月14日舉行的讀戲劇場《大象沉默》無法舉行。



■受疫情影響，香港話劇團3月演出《順風·送水》亦告吹。

力，以及如何恢復觀眾的入場信心。「因為戲劇，它需要一段時間的醞釀和排練才能成形，說恢復也不是立刻可以恢復，它的成本也相對高很多。例如目前我們很多工序，比如佈景搭建都在內地做，什麼時候（貨運、製造）才能恢復正常？不知道。還有我們的內地巡演安排，也要提前很多時間來策劃，一般來說要提前一年，現在敢不敢做這種計劃呢？現在大家覺得年尾有希望能恢復，但是實際情況如何呢？不知道。」梁子麒說，現在內地疫情控制得比較好，他聽說上海有演出單位已經開始售賣7月的演出票，「但我們是否去得了呢？如果香港的疫情到時還是嚴重，去到就要面臨14天的隔離，那什麼都做不了。7、8月我們本來也有合作的項目，現在大家都還在觀望。」梁子麒說，這次的疫情是全球化的，這意味着只要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疫情仍未受控，封國封城，那表演藝術所要求的人的交流和流動便無法達成。如同今年話劇團本來要辦國際黑盒劇場節，現在看來，外國的藝術家是否能來都還是未知數。

未知，未知，未知。有人形容這是表演藝術的至暗時刻，「現在我希望是已經到底了。」梁子麒無奈地說，「香港話劇團40多年都沒有遇過這樣的時候」。他回憶沙士時期，演出仍然照做，觀眾戴上口罩罩入劇場，「演員一出來，整個觀眾席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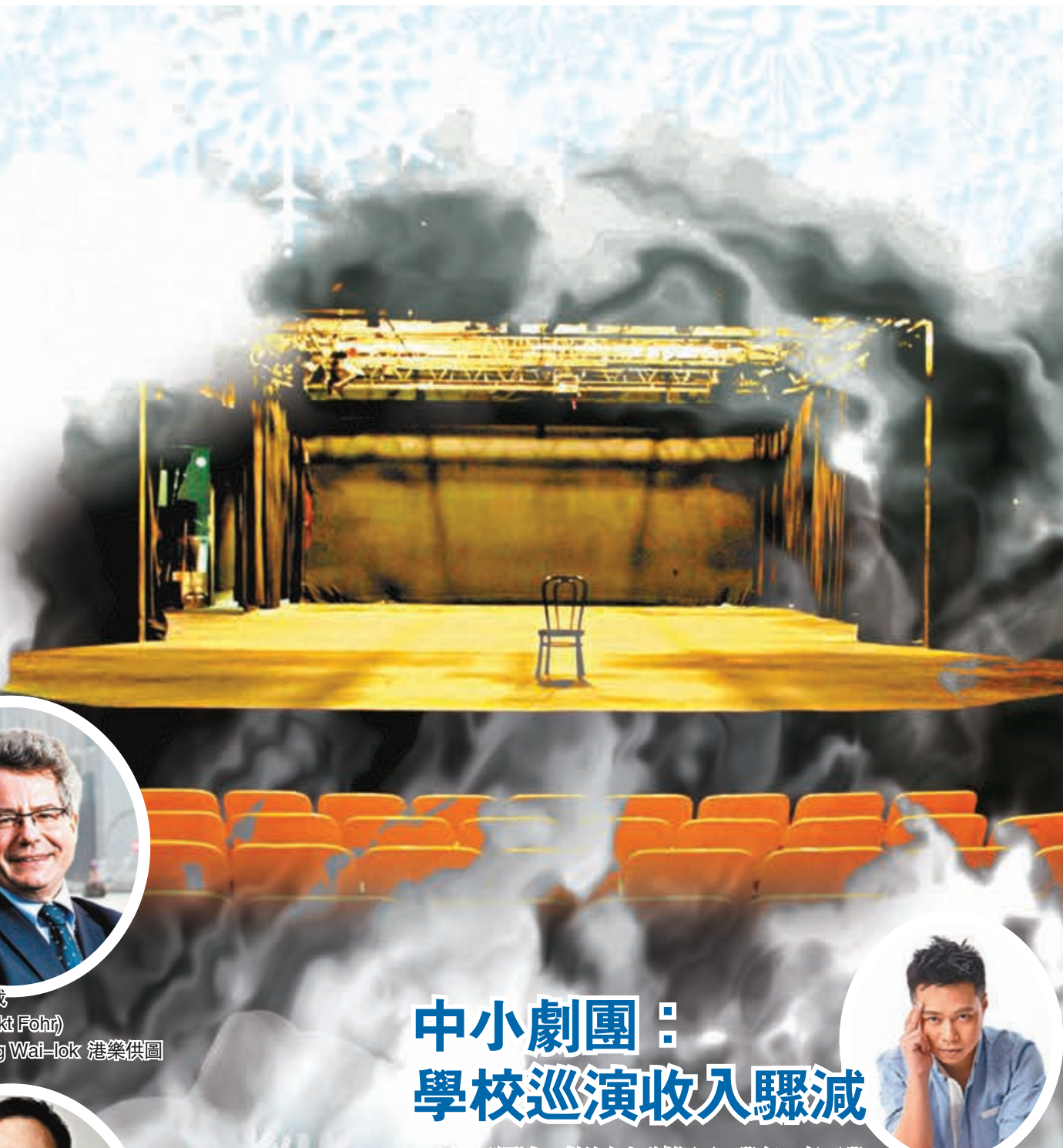
白色的。」但是沙士的傳染性沒有新冠肺炎那麼高，無症狀的隱形病人也沒有這次這麼厲害。「沙士後，都花了一年時間觀眾才有信心恢復到正常（入劇場），那時原本我們可以賣出9成的演出都只能售出大概6、7成。而這次時間更長，影響可能更大。可能到恢復演出的時候，我們只要賣一半的票，隔行或者隔位子售票，來讓觀眾沒有那麼擔心。市況的逐步恢復，需要整個社會、所有人所有團體一起來做，一步步地恢復。」

抱薪取暖

在無法演出的日子裡，梁子麒說劇團要時刻準備，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希望」。例如在「禁聚令」解除後，如果可以恢復排練，某些戲就可以用比較不那麼緊密的形式來排練；又例如照常做好未來演出的前期工作，比如10月的演出，現在就要開會討論細節，「到時候不做再取消」，最重要的是保持創作。「我們不想停頓，因為沒有演出已經很辛苦，如果所有創作都停下，影響會更大。」

藝團也紛紛轉向網上平台，與觀眾保持聯繫，也為業界尋出路。港樂的樂師透過「Phil Your Live With Music」與樂迷網上見。香港話劇團則在Facebook上舉辦戲寶重溫，之後也計劃用live的形式，請業界的戲劇演員分享自己在疫情中的故事，並由話劇團來支付一定的費用，「當是支持業界，在艱難時刻也可以有收入。」至於CCDC，除了推出網上演出付費點播及網絡舞蹈課外，又舉辦了一系列針對業界的網絡研討會，現在更推出了為期十四天的網絡駐留計劃，邀請舞蹈藝術家、媒體藝術家、音樂人、藝術教育工作者及製作人參與，集思廣益，為業界開拓新路向。獲選參與的持有香港居民身份證的自由身工作者更可申請港幣4,000元的津貼，並可按需求使用CCDC的場地、網絡及器材作個人研究之用。這種舉措，除了是為自己藝團開拓新路渡過難關，亦是與業界守望相助，為眾人抱薪取暖。

正如梁子麒所說，疫情之下，人人受困，面對這個不知道盡頭在何處的困境，全社會都要共同出一分力，「讓社會保持互相溝通、交流，保持推進的感覺。雖然大家現在都只能在家，但是那個希望很重要——很多人都在做着一些很積極的事情。」



中小劇團：

學校巡演收入驟減

疫情取消聚集，對於中小型劇團而言，除了要面對演出取消造成的損失外，還要面對另一大收入缺口——學校教學計劃及巡演的取消。例如本地劇團iStage，本年度的演出正以學校巡演為主。疫情影響下，這方面的損失成為劇團現階段損失最慘重部分。

學校巡演即指，劇團與部分機構簽下合約，以戲劇的形式到學校宣揚某訊息，而iStage藝術總監劉浩翔坦言，疫情停課令劇團本年度接獲的4個學校巡演全暫停，現時取消了的學校巡演場數更超過120場。因教育局早前宣佈復課的安排需延期，這更令劉浩翔擔憂復課後巡演的安排。

雪上加霜的是，「學校巡演更是要劇團單方面承擔損失的部分。」劉強調說。

大部分學校巡演均有主辦機構，劇團要參與機構的遴選，機構挑選後再邀請劇團製作劇目和演出，以iStage為例，每個學校巡演的項目，均有80至100場表演。當演出暫停，主辦機構並不會支付餘下場數的演出費用，而劇團最初在招募演員和後台工作人員時，都與演員和工作人員談好演出場數，「我們本來已和所有人員就場數達成了共識，但因疫情來襲，學校停課，即使我們在最初承諾給予所有人員100場的學校表演，但最終也因停課而只作了20場的演出，變相所有演出人員只能收取20場演出的費用。」

惟劇團在學校巡演的運作模式上，在前期的製作如準備道具及排練時，演員並沒有工資，機構雖然會在演出前支付部分費用，但這些費用通常用作製作道具、戲服等，並不足以支付演員排練時間的工資，「我們在前期用了一個月的時間準備演出，這也是演員已經付出的工作時間，演員也期望用往後演出的80至100場表演賺取收入，並從中賺取前期準備時間的支出，但現在一個月的時間已付出了，卻不能收回80至100場的表演收入，這也是我們只能單方面承擔的損失。」

望改變學校巡演方式

iStage的4個學校巡演均在去年10月1日起開始，各巡演的結束期均不同，但因疫情停課下，學校巡演無法如期完成，因此劉浩翔亦與各機構商討，最終各機構均同意延長演出日期，「各機構答應延長演出日期至下

學年，但下學年能否又可以滿足到這麼多場演出場次呢？這也是未知之數。」

劉浩翔指，學校巡演無法完成令劇團承受極大的損失，因此他亦和巡演的機構商討改變表演的方式，望以替代現場表演，如網上直播或拍攝影片讓學校播放，但此方案仍有機構拒絕，「雖然我們明白播放影片作演出的方法比不上現場觀看的感觉，但這也是減少我們損失、確保現階段有一定演出量的方法，但其實我覺得網上直播也有好處，學生可以在直播上留言或作選擇，以改變劇情發展，這也可增加互動感。」劉說。

學校巡演之劇團欠資助

一般而言，大多數機構也是透過政府的撥款作宣傳費用，再用這些費用請劇團以戲劇方式宣播訊息，劉浩翔認為這些撥款已是政府在去年的財政預算案中已撥出的款項，「這些款項為政府的已出之物，所以我們在早前也和馬逢國議員商討，是否可以像藝術發展局的學校巡演般，在疫情下仍支出八成的巡演費用給予製作單位，這也可令這些款項做到真正的『抗疫』，確實幫助藝術工作者度過疫情的艱難時期，我也希望政府能夠牽頭帶領並向機構作出呼籲，放寬條文。」

此外，香港話劇團行政總監梁子麒亦提到，在政府早前提出的藝術界抗疫基金中存在「支援覆蓋面的問題」，「一些不屬於團體演出的人，比如導師，他們的身份界定不了，我認為這些是需要包含在支援計劃中的，但學校導師的身份現在則難以證明，會不會由學校那邊給一個證明呢？或者藝發局裡面去統籌，但是學校可否證明呢？」

在早前藝發局推出的「藝文界支援計劃」中，並未包括對學校巡演計劃中的劇團資助。劉浩翔指，希望政府若有第二輪支援計劃，可包括資助學校巡演計劃中的劇團，「有很多劇團因學校巡演的暫停而顆粒無收，這讓這些劇團叫苦連天，甚至因此面臨倒閉的危機，我認為這個情況要受到重視，因為劇團倒閉可能令學校巡演在日後大大減少，這會影響到學生接觸戲劇藝術的機會，直接影響未來戲劇界的發展和從業人數。」



■iStage學校巡演劇《低碳奇俠》（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主辦）的演出照。



■iStage的《正是這樣的生活》（重演）的演出受疫情影響而延後至今年年尾。